

彰显军旅小说新气象

■李一男

景,攀上新的文学高度。

二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宏观的战争历史叙事。那种史诗性的宏阔辽远令人着迷,从那种完整的线性历史和时间框架中更是可以得出一种清晰明确的价值判断,可以轻易地厘清庸常凡俗与伟岸壮丽的界限,从而得到对英雄精神的尊崇。

以往,那些渺小的个人经验、微不足道的个人记忆,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才能被关注而获得意义。事实上,战争历史不仅是一条汪洋大河,更是一个复杂的水系、一个辽阔的流域。我们往往只是注意到河流的最终走向,却对那些或汇入或溢出主河道的细小支流视而不见,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军旅小说的叙事宽度与深度。

“1939年,中国的身体呼吸困难,手脚被砍,脖子被掐紧,只能依靠云南滇缅公路这根神经……”《老鹰之歌》中的主人公小林,正是这根神经上的末梢。他乘坐邮车,辗转昆明,入队培训,成为一名运送抗战物资的司机,一趟1200公里,运回枪炮和汽油。敌机、暴雨、山洪、炸弹随时要性命,小林拼尽全力躲开种种危险。战争年代,生离死别,绽放枯萎,不过瞬息。在张庆国的《老鹰之歌》中,那些参与并见证战争进程的小人物,在历史的缝隙中左支右绌,拼尽全力、默默承受、遍体鳞伤。作家以陈小姐、胡笛、豪斯、小林之间四分五裂的情感故事做底,绘制出个体生命与民族历史相互交融的命运画卷。《老鹰之歌》具有鲜明的创伤叙事特质,而小林的创伤症候与之呼应。在场与回忆、缺席与重逢、坚守与背叛不断地上演,他们饱饮创伤,看淡生死。穿插闪回的叙事结构,是作者在文体上的积极探索与尝试。小林展现了个体复杂、隐秘的情感,拓宽了抗战历史的叙事空间。老鹰的存在意味着追寻过去,打捞碎片,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审视战争

的苦难。

傅汝新的《一塘莲》以解放战争为背景,讲述了辽南镇海寺的日常生活和卢氏三姐妹的命运沉浮:既有对战争进程及“准前线”的正面书写,也有对战场“后方”、“同生产”和“生活”相关场景的交叉叙述,还有对日常经验与情感纠葛的生动刻画。

“卢芳前思后想,认为这就是命,因为三妹要不去参军就不会土匪劫持,不被土匪劫持父亲就不会答应方七爷的婚事。”《一塘莲》以小贩卢四的三个女儿为故事主线,讲述了卢芳、卢秋、卢云坎坷波折的命运。小说对于解放战争中的辽南战场做了精彩的描绘,对三姐妹的心理与情感变化的书写,既贴近人物又富有诗意。小说开篇把卢家大院作为一个小小圆心,三姐妹是圆心上三条射线,穿过家庭、战场、婚姻、生死、爱情,最终回到了自己,成为一段富有超越意义的线段。小说通过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挖掘与对地方生活质地的细腻呈显露出诗性的审美风格。作为一部正面书写革命战争以及其后社会改造的小说,《一塘莲》对作为改造对象的传统社会进行了精准剖析和深度描摹。小说采用了卢氏三姐妹的视角,以沉浸式的叙事带领读者体验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激荡诡谲的历史进程。在作者看来,革命历史题材也好,战争叙事也罢,作为一种高度历史化的概念,其内涵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可能。

何鸿的《大西迁》以较强的纪实性视角,展现了混沌历史的另一重面相。经过作者从案头到田野的细腻爬梳,历史真实与生活细节得以浮出水面。上海炼钢厂的铁血西迁之路,被主人公张辅枢一家人欣喜重逢的凄婉故事映衬得荡气回肠。小说在困境与诗意之间真切地展现了个体生命的精神困境和命运遭际,凸显了悲剧意识与英雄内核。

袁桥的《全面击溃》沉入军旅现实生活的深度经验与内在肌理,打破过往英雄成长的叙事套路,在对个体军人形象的细腻刻画与镜像书写中,折射出新

型高素质军人的内在品质与时代新质。真实可信的生活细节与叙事逻辑得益于作家扎实的基层部队服役经历。小说语言风趣幽默,但并非只停留在搞笑、刺激的层面,还把笔端深入到军人婚恋、军属社会荣誉感等问题,是一部贴近当下现实生活且可读性很高的军旅小说。

三

从“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第一辑的4部小说中,可以看出英雄叙事的观念正在发生嬗变,军旅小说展现出了新的风格与气象。作品对于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坚韧表达得更准确、深刻。这些真实绽放的生命,在时代的长河里翻涌沉浮,最终或将隐匿无形。但是他们真真切切地存在过,热烈地爱过,不同寻常地生活过,为了心中的情感、价值、信仰奋斗过、搏杀过,他们的生命值得尊重和发现,他们的记忆碎片需要被重新打捞并缝合。诚如丛书主编傅逸尘在总序中所说:“这种打捞与缝合对于当下作家而言,是极难的。难的是创作主体要对散落的历史碎片进行充分发掘、有效提炼与整体概括;难的是让不同阶层中经受肉体、生活方式、价值判断、思想精神的互见与试炼;难的是创作主体基于现代性的写作伦理传递出对历史更加全面的理解、更为深切的体认,进而表呈出新的文学趣向和气质;难的是在虚构叙事与历史真实的关联中,建构具有存在感和思辨性的文学经验,最终以文学的智识超越历史的局限。”

英雄是一个共同体精神信仰的化身,讲述或聆听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是对一个共同体的历史、现在、未来进行自觉判断和响亮召唤的仪式化过程。新时代军旅文学肩负着重任,应在建构信仰共同体的过程中彰显独有的魅力和丰饶的意义。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近年来,我先后创作了《大江峭云》《魔鬼周》《全面击溃》《昆仑哨》等6部长篇小说,共计200余万字。这些作品登上了多种图书畅销榜,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全面击溃》入选“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成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创新的意识始终引领着我的创作,秉承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的原则,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创新尝试。军旅文学涉及到特殊环境、特定群体,对于作家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有着很高要求。打破成见和束缚,开辟新的叙事空间,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严峻课题。在我看来,要写出新时代军旅文学之“新”,某种意义上要敢于做减法,更要勇于与生活角力。

近年来,市面上的部分现实题材军旅小说(包括影视剧),无不绞尽脑汁在“新”上下功夫,可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信息科技元素比例的上升、俊男靓女情感纠葛的猎奇、任务种类和战斗场面求新求异。创作主体习惯于从武器装备入手找补文学质地的不足,塑造了不少天赋异禀、非理性成长的“兵王”形象。以“职场小白”闯关的方式来书写军营生活,用乖戾的性格甚至爆粗口的方式凸显个性,用揪心虐恋的情感线索吸引眼球,用先进炸裂的武器装备营造氛围,这样的“创新”给军旅故事增添了很多看点,但却无法真正提升作品的文学和思想品质。

军旅文学创新不是浮于云端的俯视,不是与所谓“旧”的对立,也并非单纯的迎合科技潮流,决定作品深度的内核仍是人与人的交锋与共处。作家如果不把笔墨倾注于此,或许短时间内能够刺激受众的快感、爽感,但审美疲劳也会快速到来。

新时代的军旅小说依旧要聚焦主人公的生存本质,把人性和生活写真实,把战斗过程写真实,把敌人写真实,把情感写真实,唯其如此,才能激发起军旅小说的动人力量。回望过往的战争历史,每一次进步与胜利,有大我的牺牲与奉献,也有小我的反思与伤痛。那些融入血脉、有着切肤之痛的情感和信仰是军人的基因、血脉、骨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试图在小说中增加过多的所谓新鲜元素,而是多层次、多角度地锻造好红蓝军对抗的故事,潜心揣摩年轻军人的心理和情感,深入扎实地写好军旅生活中的日常经验;从小的事件切入,从质朴真实的人物关系入手,在合理合情的故事进程中,展示年轻一代军人的核心价值观。

军旅文学创新,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一味冲在前头,而是甘于走在人后。喧嚣和热闹散去,生活的本相才会显露。笔者有幸连续4年跟随野战文化创作团队,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云端哨卡、在险象环生的丛林秘境,在荒无人烟的大漠边陲,感受浓烈的战士情怀和震撼的战斗气息,当然也感受到了艰难困苦、孤独枯燥,但无一例外,这些经历都蕴含着巨大的精神能量。真实鲜活的基层官兵形象在我的心底扎根,体味他们坚强的意志品格、心无旁骛的责任感以及纯洁而清澈的爱,用心灵和他们对话,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穿越沙漠,除了骆驼,还有孤零零的营房矗立在荒野,

与生活角力的文学创新

■袁桥

却像直冲云霄的丰碑;登上高山,除了雄鹰,还有锥尖一样的哨位,那是大地的参照,也是作家心中的坐标。在昆仑山某哨所,当慰问团离去,笔者悄悄问哨兵有什么愿望,他羞涩地提出只想与慰问团成员合影。问他何以能在孤寂的哨位上长久坚持?他说:“每当有火车经过,火车都会向我鸣笛。那时候,感觉整个青藏高原都在向我敬礼。没有火车的时候,安静得只能听见风,风有旋律,风会唱歌,唱得好听极了……”作为过客,很难听见风的旋律,但是作家就需要继续将触角往下延伸,扎进泥土,捕捉到让战士感动的细节,挖掘出那种朴素的坚守背后的逻辑和情感支撑。由此,我的小说也收获了感人肺腑、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故事,收获了诠释新时代军旅生活的新思想、塑造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的新视角。

军旅文学创新,最终还是聚焦人性与生活的本真,以质朴的格调、敏锐的感知,在叙事手法、文学品味、审美风格上积累起新的军旅经验,丰厚有血有肉的军旅人生。

长征

第5460期



戈壁满豪情(中国画)

刘书移作



乡土往事中的英雄传奇

——评张慧敏长篇小说《牡丹花正开》

■陈先义

的英雄故事,把民族精神贯注其中。比如,侵华日军的军官冈田宗一酷爱牡丹,他企图把曹泽牡丹最珍贵的品种连同最有经验的当地花农,一并运押回日本。对这种无耻的文化掠夺,当地百姓进行了坚决斗争。于是便有了因牡丹引发的育花、盗花、护花、催花等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关于“花”的故事。

因为花,多个武工队战士和乡亲曾经英勇献身;因为花,敌我力量展开了激烈博弈和拼杀;因为花,这个地域便有了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悲壮历史。在这里,花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寄托了一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格。那些为了

保护我们民族的珍贵植物品种,巧妙与敌人周旋,最终让日本人盗花的美梦和阴谋化为泡影的故事,体现的都是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中间,多位为保卫牡丹牺牲的英雄,他们宁可玉碎不为了瓦全的高贵品格,成为作品至为感人的情节。由护花到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黄河湾不仅成为一种地域标志,而且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牡丹花,直到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真正绽放出绚丽的风采,人民也才真正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

小说中的牡丹花成为讲述中国故

事的载体,而故事背景地菏泽更是一片革命和奋斗的热土,刘邓大军、四野等多个部队都曾在这里战斗生活。作者将冀鲁豫根据地的革命故事、南下支援大西南、牡丹产业和文化发展等情节,巧妙地融汇到书中的人物身上,使他们的精神深深根植于菏泽这块土地,也赋予这组人物以独特鲜活的艺术生命和个性。

文化要受到地域水土的滋润。这部小说之所以好看,也是因为作品字里行间有一种属于菏泽地域的特色语言。非常地道的菏泽俚语俗语,凸显了浓郁的地方乡土气息。这种对于生活的真实表现,没有长时间的生活体验,

是很难写出来的。

作者结构小说的能力很强。《牡丹花正开》的时间和空间跨度较大,从革命战争开始一直写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从冀鲁豫平原一直写到大西南。小说主人公从一个英武少年一直成长为成熟的领导干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作家叙述得并不慌不忙且有条不紊。文字删繁就简,读来非常舒服。小说的语言风格很别致。作者力避繁琐冗长的字句,用十分简洁明快的语言叙述,读起来非常有节奏感。

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刘喜宝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生动展示了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而阐释了一个颠扑不

破的真理:人民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引路人。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刘喜宝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党的培养下最终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一个从事政治工作的典型代表。这个人物形象可谓栩栩如生。此外,小说对徐天凯、徐文义这对同胞兄弟的描写,也很有象征意义。哥哥徐文义在国民党部队当上了师长,弟弟徐天凯在共产党部队当上了指挥官,因政治观念差异走进两个不同阵营。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两兄弟战场对垒,颇具历史的象征意义。

小说写到了多条感情线,叙述得条理分明,都合乎生活逻辑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丝毫不显得繁杂琐碎。《牡丹花正开》体现了作家再现生活真实的能力,这一点首先取决于作家对生活的挚爱。没有持久的深入生活,这样富有生活韵味的好作品是很难完成的。此外,特别值得推崇的是作家对历史的敬畏和尊重。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家对于家乡和人民的热爱,对于党和祖国的热爱。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热爱,才可能满腔热情地讲好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故事。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阅读军旅女作家张慧敏的长篇小说新作《牡丹花正开》(山东教育出版社2021年8月),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小说讲述的是黄河湾根据地的故事,从地域上看毗邻我的故乡河南兰考,地界搭着地界,村庄连着村庄。黄河在兰考这儿拐了一个弯,这个湾在兰考就叫“铜瓦厢”。以此为名,连接山东菏泽及河北的部分地域,在军事上称为冀鲁豫根据地。

这里历来都不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许多著名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牡丹花正开》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写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冀鲁豫根据地有句民谣曾经唱道:“1943年,鬼子进了中原”。在相当长一个阶段,这个地方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欺压蹂躏。这里和晋察冀一样,是一片抗战的热土。在这片热土为背景讲述中国故事,就离不开这里的乡土往事。张慧敏以当地特有的牡丹花作为故事线索,叙述了一系列动人